

浅析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记载的史学价值

姜 雪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从《史记》开始,正史中就出现了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是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或组成其民族的部族,《清史稿》中才出现明确的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哈萨克族的历史问题提供了珍贵史料。据此,我们还可以研究古代史家的民族观等问题。

[关键词]哈萨克族;正史;民族历史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35-02

哈萨克族是我国重要的跨境民族,历史悠久。在历代中原王朝的史籍和文人学士的游记中均有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哈萨克族的族源、民族形成和发展进程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可从这些典籍中分析古代史家的民族观、记载存在的史料价值等史学问题。

一

关于哈萨克族的文字记载在我国正史《清史稿》中才明确出现,在这之前,正史中有关记载均是哈萨克的族源或部族。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问题,已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哈萨克族的族源民族与部落,在很多古代史籍中都有出现,洪涛在其《十三史哈萨克族

资料简编》^①已经进行了整理,但因为有关资料繁复,不能够做到完全的准确无误,笔者重新进行了整理,为了行文方便,现将正史中出现的哈萨克族族源民族列表如下。

二

通过整理史书我们发现,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乌孙的记载在汉朝史书中尤多。内容方面,除了乌孙的地理环境、风俗介绍,主要集中于乌孙与当时政权的关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19年,为了能够“共距匈奴”,张骞出使西域时向乌孙提出了结盟的要求。乌孙则遣使入汉。东汉时,乌孙侍子经常到京都洛阳。在《后汉书·班超传》中则提到班超经营西域时,曾遣李邑赐乌孙使者“大

史书	篇目	涉及哈萨克族源民族	备注
《史记》	《大宛列传》、《匈奴列传》	乌孙、匈奴、康居、奄蔡、大月氏	
《汉书》	《西域传》、《匈奴传》、《张骞传》、《宣帝纪》、《哀帝纪》、《赵充国传》、《辛弃疾传》、《傅介子传》、《常惠传》、《陈汤传》、《段会宗传》、《冯奉世传》、《王莽传》	乌孙、康居、塞种、匈奴	
《后汉书》	《庚恭传》、《班超传》、《袁安传》、《南匈奴传》、《鲜卑传》、《西域传》	乌孙、奄蔡、大月氏、匈奴	
《三国志》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蜀书·诸葛亮传》	乌孙、康居、奄蔡	
《晋书》	《四夷传》、《苻坚载记》	乌孙、康居、大月氏	
《魏书》	《西域传》	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匈奴	
《周书》	《异域传》	奄蔡、大月氏	
《隋书》	《北狄突厥传》、《裴矩传》、《西域传》、《地理志》	乌孙、康居、突厥	篇目中涉及的突厥均为哈萨克族族源部族
《北齐书》	《文宣高洋纪》、《斛律金传》	突厥	其余纪、传有涉及,但大多内容重复,未录
《北史》	《西域传》、《突厥铁勒传》	乌孙、康居、奄蔡	
《新唐书》	《突厥传》、《西域传》、《地理志》、《沙陀传》	乌孙、奄蔡、大月氏、突厥	
《旧唐书》	《西戎传》、《突厥传》	康居、突厥	
《辽史》	《太宗本纪》、《属国表》、《百官志》、《兵卫志》、《天祚皇帝纪》	乌孙、突厥	
《元史》	《贾塔剌浑传》、《康里脱脱传》、《杭忽思传》、《太祖本纪》	乌孙、康居、奄蔡、突厥	康里即为康居
《清史稿》	《世宗本纪》、《地理志·新疆》、《地理志·外蒙古》	乌孙、康居	

小昆弥以下锦帛”。三国时,乌孙与曹魏政权保持隶属关系。北魏建立后,曾派董琬、高明出使西域,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遣使入魏。辽朝建立后,乌孙同辽又建立了隶属关系。各朝史书还注重乌孙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史记》、《汉书》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乌孙作为一个行国,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情况。

正史中对康居的记载也较为详细,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有涉及。当然,史书记载的重心还是康居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除此之外,对康居的统治结构、官制律法均有记载。史书中还有大量关于康居文化方面的记载。例如《魏书·西域传》中说,康居“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可以看到康居在魏时期流行祖先崇拜,同时可知康居在诸国中国力甚强。《元史》中关于康居的记载甚详,这一时期,康居已经成为了哈萨克族的一个主体部落,在元朝统治之下,康居部落出现了很多的有识之士,助推了元朝社会的发展。

各朝正史中对塞种和月氏的记载甚少,根据《汉书》记载,我们可知塞人的分布以及社会制度等问题。根据正史记载则可知月氏与大夏、贵霜帝国、突厥的关系。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匈奴列传,记载甚详。根据这些列传,可知匈奴与当时强盛的乌孙、康居的关系。在《魏书·西域传》中,记载了匈奴人所建的悦般国,其地在乌孙故地,后来悦般国快速消亡,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哈萨克族与匈奴的关系。

在突厥统治时期,可萨、咄陆、弩失毕等部落均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哈萨克族形成的脉络。

三

《清史稿》中明确出现了“哈萨克”这一族名。《清史稿》详细记述了整个清朝时期哈萨克的地理位置、与清朝的各种往来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战争交流等问题。乾隆时期,“命达勒党阿由西路、哈达哈由北路进征哈萨克,以哈宁阿、鄂实为参赞大臣”,“富德奏,败哈萨克于塞伯苏台”。^②经过一系列的征战,清政府取得了胜利,于是“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入贡”,“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降”。^③以后诸卷均有大量记载哈萨克族觐见之处。同治时期,俄国宣称哈萨克为其领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关于领土的事端,《清史稿》中记载得十分详细,^④“命刘蓉节制毛震寿、李云麟各军。调乌鲁

木齐、阿克苏兵助伊犁军御俄”,“允哈萨克绰坦承袭汗爵”,“安置哈萨克众於斋桑淖尔东南”。

《清史稿》卷137的《边防志》中还介绍了哈萨克族的地理、人口、边防以及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情况。“自同治七年裁撤科布多境内卡伦以后,各项哈萨克人赴界强据。”“光绪初年,乃於乌克克等处……一千数百里之要隘,与俄罗斯接壤者,均设卡伦……”在此卷中,详细地介绍了清政府对哈萨克的布防以及官员的设定情况。同时,《清史稿》中记载了哈萨克族与汉族的贸易往来。例如,乾隆时期,哈萨克族与中原王朝贸易频繁,主要贸易项目是马匹的买卖。^⑤“(乾隆)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余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乾隆)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哈萨克族在清朝时期与中原王朝来往密切,既有战争又有朝觐,到后期还出现了互市。

四

通过以上对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史料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古代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的记载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对哈萨克族族源的考证,大多是依赖正史中的相关记载,近些年,我国学者虽然在系谱、语言、考古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族源进行了考证,但是最为重要的论据还是存在于正史中。同时,也要看到将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作为史料应用的问题。大多史书的资料都十分零落,难以整理,加之少数民族的族名、人名、地名均为音译,这就导致错漏频生,加大了运用史料的难度。还应注意到,正史是在实录国史等基础上修撰的,有些史料并不是原始史料。《清史稿》中对哈萨克族的记载颇丰,但这些记载来源主要是《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书。第二,通过对正史中有关哈萨克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史籍的编著者们就十分注意记载中原王朝附近的少数民族。对哈萨克族的记载,可以说历代史书均有,这些记载中,不仅仅记载其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还包括了民族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都反映了古代史学家对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视。

[注 释]

①洪涛:《十三史哈萨克族资料简编》,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③赵尔巽:《清史稿》卷12《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4页、第441页。

④赵尔巽:《清史稿》卷21《穆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94页。
⑤赵尔巽:《清史稿》卷141《兵志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75页。

[参考文献]

[1]《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述》修订本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贾合甫·米尔扎汗著,纳比坚·穆罕默德汗、何星亮译.哈萨克

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